

我在朝鲜最高学府留学的日子

□口述/慧琦文/羽祺

慧琦就读于中国延边大学朝鲜语专业,当公派留学交换项目的通知下来的时候,她在庆熙大学和金日成综合大学之间选择了后者,一个是洋气的韩国,一个是神秘的朝鲜。在她看来,韩国随时都能去,而深入了解朝鲜,此生可能仅有这一次机会。

2018年4月,她飞往朝鲜,从飞机上往下看朝鲜,满眼是五彩斑斓的小房子,朝鲜市民每个季节都会自发刷一次墙,让墙体时常变换颜色,“朝鲜的建筑让我想到北欧国家”,飞机上一位做生意的大叔对慧琦说。

五颜六色的建筑渐渐显出轮廓,细节也慢慢清晰,最后,伴着飞机与地面摩擦的噪音,193天的留学倒计时开始,“魔幻朝鲜”就在眼前。

朝鲜最高学府初体验



金日成综合大学

我交换的学校是位于首都平壤的金日成综合大学,它是朝鲜最高学府,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曾在这里读书。学校非常大,一进门是金日成的雕像,校园的绿化非常好,在路上经常能碰到小松鼠和鸟,给人的感觉像大庄园。

学校有电子图书馆和纸质书老图书馆,它们连通在一起。其中电子图书馆是由朝鲜设计师设计而成,它可以联网,使用的是朝鲜内部的网络,电脑是Win7系统。游泳馆的设施是国家级的,有国际标准泳道,还有跳水台。

校园里的石头上刻着“学习就是战斗”的标语,教学楼顶上是一排红字“伟大的金日成和金正日永远与你同在”,这排字晚上会亮,领导人的名字还会特地地放大,我们从宿舍都可以看到这一排字。

朝鲜本地学生要佩戴徽章,上面是领导人的头像。所有的成年女性要求穿裙子一定要及膝,几乎每条街道都会有人检查穿着。如果从正门进校园的话,需要向金日成的雕像鞠躬,但是我们经常抄近道去教学楼,也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。

留学生在单独的的教学楼里上课,不与朝鲜本地的学生一起。走在路上本地学生不会跟我们搭话,更不允许与留学生谈恋爱,听说有个朝鲜人和留学生谈恋爱

了,后来那位同学被金大宿舍开除了。

金大没有社团,多数时间都在学习。我们在学校里学讲读、会话、语法、地理、写作等几门课程,周一到周六的上午上课,其他时间用来写作业或者休息。作为最高学府,金大有一部分老师出过国,思想也会相对比较开放。

朝鲜的学生和公费留学生在金大读书是全免费,政府提供最好的住宿条件和教育资源。学校对公派留学生很优待,我们有由政府提供的500美元奖学金,其中有250美元是住宿和吃饭的补贴。食堂的三餐会经常变换菜式,一般都有四菜一汤,我吃胖了七八斤。如果平时在食堂吃腻了,我们还会出去找地方吃饭,汉堡、麻辣烫、烤肉、火锅都有,火锅还是北京的铜锅。

宿舍有点像宾馆,每个人都有单人床,在三楼的生活区还配有厨具、烤箱、微波炉等,还有电视,可以看到部分国内的电视剧。我们不能上朝鲜的内网,需要购买昂贵的可上网的电话卡上外网,200美元办一张,或者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蹭网,但也只能用小部分app,所以大部分时候我们较少用网络。

记得有一天宿舍空调坏了,我热得睡不着,在楼下跟超市的姐姐说了一下,然后学校马上就派人修好了空调。



学校环境

同宿生制度

学校有同宿生制度,校方会挑出一些根正苗红的朝鲜学生作我们的学伴,他们大多是家庭富裕的孩子或者官员子女,且成绩优异,是金日成大学很优秀的学生。他们与留学生在同一栋宿舍的不同楼层,负责帮助我们的学习和生活,也有监视的作用。每隔一段时间还会换一批同宿生,换了之后的同宿生不能再联系我们,因为会有被定为叛国罪的危险。

除了同宿生之外,我们也不能接触到其他朝鲜本地学生。同宿生每天过来宿舍串门,会问我们去了哪里、干了什么,有些严重的,甚至会看你的手机,或删除你的照片。

在学校里,也有一些来自法国的、瑞典、澳大利亚、越南、老挝等国家的留学生。我的前桌是一位来自瑞典的男同学,他是瑞典第一个来朝鲜留学的人。他在瑞典学过朝鲜语,曾经来这里旅行过,后来决定来留学。

我的同宿生姐姐尹珍(化名)比较特别,她从小在北京长大,高中毕业以后才回朝鲜读大学。她原本可以选择留在北京,但是她依然想回到自己的国家,为国家做一些贡献,这大概源于他们的爱国教育。

有一次,学校组织我们统一去

参观锦绣山太阳宫,是朝鲜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日成、金正日的陵墓。我们进到灵堂里面,灯光是暗红色的,灵堂里放着《金日成将军之歌》、《金正日将军之歌》,旁边有军人守卫,每个人都要对着领导人遗体的三个方向鞠躬,去参观的朝鲜人觉得那刻无上光荣,会激动地流泪。他们对领导人的尊敬,超乎想象。

朝鲜也有自己的乐队,只不过朝鲜的流行乐主题大多都是歌颂祖国,几乎没有关于私人情感的。朝鲜人是不允许听韩国歌的,但我在宿舍会放韩国乐队的歌,同宿生来房间找我,就无可奈何地得听到,她们会说,“韩国的音乐就是这样,很没有内涵”。



中国留学生与朝鲜老师合影

朝鲜生活的日常

平壤的地铁卡只要5000朝(折合人民币5元)一张,可以搭乘120次,我经常会出去学校玩。除了军事地区,手持学生证的留学生可以在平壤市内自由活动,但偶尔也会被查学生证。平壤有夜店,像我们的老年迪斯科一样,里面有很炫的灯,会放一些英文歌,只有外国人可以去,大家聚在比较大的房间里一起跳舞。

凯旋青年公园,里面有跳楼机、过山车。我们也会结伴去射击、打保龄球、K歌、打台球。我在朝鲜爱上了打台球,台球厅就在高丽饭店里,台球厅里都是一些阿姨们,她们穿着包臀的裙子教你打台球,我第一次觉得打台球原来可以这么优雅。

我自己平时很喜欢散步,我记得有一次从大学旁边的商店走出来,天特别特别蓝,街道很干净,两旁的树高大笔直,非常绿,好像走在新海诚的动漫里。有一次,我往锦绣山太阳宫的方向走,当时听着音乐非常嗨,突然被街上的协管军人拦下了,他身上有枪,我当时吓得不行,说对不起我只是散步,然后他就跟队长转达了,也没有再为难我。那次我应该是超出了散步的规定范围,到了禁区。

我也会散步去清凉亭买东西,类似便利店的地方,那个地方很神奇,我想要什么都能找出来。有次我去买面粉,店里没有,店里的人打了一通电话,一位老奶奶就背着面粉过来了。

在朝鲜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货币有朝币、美元、人民币还有欧元,在小的便利店都用朝币,饭店、服装店

等会用美元和人民币。如果我们带朝币出门的话,最少都得带10万朝以上,揣在兜里厚厚的一塌钱,觉得好富有。本地的商品都比较便宜,但进口商品会比较贵,比如可乐2美元一罐。我在朝鲜没有见到银行,通常在宿舍里的超市姐姐那里换朝币。

平壤人的日常生活也很鲜活,家庭成员会一起出去野餐,他们会拿一个小音响,地上放着饭菜,然后开始跳舞唱歌,我觉得他们还挺快乐的。平壤大多数人都有手机,有钱人甚至有好几部手机,有人使用苹果最新款手机,还有华为、小米、OPPO和一些朝鲜国产的品牌手机,他们大多用来打电话、看电影,我也在地铁里看到过有人玩类似《滑雪大冒险》的手游。

我在路上碰到很多小孩,放学的路上看到有杂草就会去拔,没有规定,他们很自觉地去。平壤的街道非常干净,没有人会往草地上扔垃圾。

朝鲜的部分居民对外国人有一些固有的偏见,他们看到外国人会走远一点,有的父母看到小孩也会让他们离我们远一点。但也有一些孩子碰到我们时,会用中文说“你好”、“我爱你”。

朝鲜人每天只能靠官方的报纸或者广播来获得消息,2018年6月12日,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第一次会晤,我们已经可以在网上看到消息了,他们会来问我们。老师也问过我去北京的机票的费用这类问题,其实他们都很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。

2018年9月9日,朝鲜举行建



世界在改变,朝鲜也在变

国七十周年庆典,我们在平壤五一体育场里看现场表演,很幸运被请到主席台旁边,金正恩一出来,整个广场的人都在喊万岁,底下是十万人的游行队伍,有的推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雕像,有的挥舞着旗帜,有的举着现代化技术的物件,他们都走着跳跃式的步子,看上去很震撼。

虽然身处朝鲜时也有抱怨过,但离开后,我和同学时常怀念那里的生活。因为朝鲜的网络不便,我和朋友的相处回到了最传统的方式,每天朝夕相处,也不用微信,连电话也很少打。我去敲你的门,然后进去坐一坐,或者口头约好某个时间出门。我们会在阳台上唱歌、弹吉他,也会一起去散步、聊天,通过聊天把自己当下的负能量化解掉。这七个月与同学的相处抵得上在国内的四年,这样的环境让我们能沉下心来好好去了解彼此,也让我有了更多思考的时间,而不是整天面对外界涌来的大量信息。

我总会想起一句话,“她还太年轻,尚不知道回忆总是会抹去坏的,夸大好的,也正是由于这种玄妙,我们才得以承担过去的重负。”回来之后,看到在那里喝过的一种豆奶,或者走到一条安静的街,看到相似的树时,我会想起朝鲜的那些景象和那段时光。